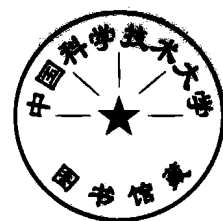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〇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00/0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2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昨非菴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二)

〔明〕鄭瑄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迪吉錄八卷首一卷

〔明〕顏茂猷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三〇九

讀書止觀錄五卷

〔明〕吳應箕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九年貴池劉氏唐石移刻貴池先哲遺書本

七〇三

廣仁品十八卷(一)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七二一

昨非菴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二)

〔明〕鄭瑄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昨非齋日

纂二十卷》提要

昨非菴日纂二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太宗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故帝

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

驚曰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

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

賀帝喜而釋

張奐為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

日纂二集

解紛一

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為北海相袁譚攻之

流矢雨集但隱几讀書言笑自若此法用以

觀兵可以英風坐鎮即用以處世可以弭毀

息爭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軍需

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為松明攙奪乞行禁止

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

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事有機語有會。卽息爭宥罪。亦自有時。隱語似規。冷語似諷。有心而佯爲無心。可解而若爲不解。使聆者不疑。悟者自釋。蓋人雖暴。願其暴而居之。則慈生。情雖急。因其急。以促之。則念轉。余故咲洛陽年少之不解事也。流涕痛哭。致貶長沙。成何尺寸事。善乎太史公之言。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

日纂二集

解紛二

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旣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若山上。傳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若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衆素欽其靈。武襄駐節禱之。因

日纂二集

解紛三

取百錢祝曰。此行果大捷。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儂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衆方登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疎密布地。釘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取錢與幕府共祝之。乃兩字錢也。

張旻取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

世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旻樞密。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瑯琊王睿。恐及禍。

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

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

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

日纂上集

解紛四

毬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

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

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

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

惑。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

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

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皆殺之。

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

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諸

相莫能拆之。獨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

中。除石豈能盡。及耶。左右皆笑。

宋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

日纂上集

解紛五

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

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

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

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

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

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為城臺

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人救所執吏。

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

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

宋先生。委不能救。聊為持齋以資冥福耳。

上悟。即馳驛使人救之。

河間王政。傲不奉法。帝以沈景相之。景至。王方

野服箕踞殿上。景時不為禮。佯問曰。王何在。

虎賁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服。與常人

日纂十集

解紛六

同。相誤謂平等輩耳。王慙為更服。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

進言曰。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禱

以蔽形。今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多

矣。叢良久曰。將不便於行。生曰。公但禁之。誰

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弛厲禁。

則天朝。羅織事起。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

制字令成文理。詐為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

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敕

令張楚金覆勘。楚金向西窗。日看之。字似補

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甕水。令琛

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繫其

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以待渡。揭於

城隍牆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參究其事。以

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髮。道士十冠。官

日纂十集

解紛七

多。法亂軍民立橋。過不得。自是法網稍寬。

尹見心為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屢壞人

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

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

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視木稍長。

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

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

宇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穆以策鞭泰之

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有顯宦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使後人割者猶得中分耳顯宦慚而止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

日纂二集

解紛八

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為慚謝

文路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待卒念起折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諭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

以已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殺人復忿欲手劍恂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日纂二集

解紛九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烧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曰

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日纂二集

解紛十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始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眾乃定。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捧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畢再遇與敵對壘。敵兵日加。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多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日纂二集

解紛十

歐陽曄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右肋。汝殺何疑。囚即服承曰。我辜也。不敢累他人。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自語曰。舊價若。

千四倉名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賑
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邠中富人競發所蓄
物價頓平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
不孝重榮拔劔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
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劔而逐之問之乃繼母
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段秀實爲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

日纂二集

解紛十三

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
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馮瓚
知梓州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
瓚曰烏合之衆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旦
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
鼓賊悉遁去

顧憲之令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
解牛任所往牛竟還本宅盜者服罪人稱神

宰都下得旨酒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
也

胡汲仲在寧海有羣姬聚巷誦經一姬失衣羣
哄不承汲仲命以牟麥各賞掌中令合掌繞
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久曰吾令神督
之盜衣者麥當芽中一姬屢視其掌遂命縛
之還所竊衣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日纂二集

解紛十三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
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敢以
忌語爲嫌既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
悚然自悔亟贊其練達而易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
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
之以法而方藉其力意得酌中之計問於
嚴求求曰無煩也耳請教泰輿海鹽

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正烈祖從其計。基
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曹操攻呂布。軍賊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
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
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
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
盛石灰於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

日纂二集

解紛十四

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
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
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
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昨非菴日纂二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冷
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
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
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
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日纂二集

悔過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爲御史。岱有得失。輒諫
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
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
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
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
蛇。齒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
以爲益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帶經而耒。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使立門下。抱筆執牘。從之。

日纂一集

悔過二

書過無幾。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

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片謝。突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突去。始復坐。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

日纂二集

悔過三

四。上悟。覆杯大釋。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闔弔楚。幾致治平。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

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領之。

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

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南唐缺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

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

日暮二集

悔過四

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

城。唐主悔悟。卽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

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

雨隨。悔過格天。其速如此。

鄒南臬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

不至。南臬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

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得厲詞

之力。南臬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詳

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彭澤吾桑梓地。柰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

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

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

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僇人。可輕視哉。或

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

以一事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

家童所喜者何異。

日暮二集

悔過五

唐邵謁少爲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

髻。着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

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時名大振。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

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

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

將。用兵以救人死。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令蒼頭執燭。或

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

日纂二集

悔過六

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誠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

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蟬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相而眼翳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咎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

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無罪，臣罪當死。君何與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闕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君子聞之曰：「李離可謂善悔過者矣。」

日纂二集

悔過七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作容，皆有蓄積。人聞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

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庾璿。字升寰。或有斬其父墓栢者。莫知其誰。乃召隣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稱自後人莫之犯。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知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日纂二集

悔過八

士大夫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寃親平等之法。臆如烈火。怨結崇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慨嘆。迷人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猢猻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翹勤。省過思警。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簡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卽簡點都無不愜。而

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冤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陞美官。營家產。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日纂二集

悔過九

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論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李阜鎮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阜欲買之。馬彘飲祗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鬻。阜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

日纂二集

悔過十

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泣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閣。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為湛郎橋。

鄭公之薨。唐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為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為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唐高宗時。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趣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悔而服其言。即日令剔去。

日纂二集

悔過十一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如。荅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未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為恨。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